

为什么是红尘？ 而不是绿尘蓝尘黄尘？

红尘原义指早晚时的飞尘

红尘的原义，一般指的是早晚时候的飞尘，此时日光是红色的，给飞尘也蒙上一层红色，故名红尘。如：日出红尘，张正见《门有车马客行》中，有“飞观霞光启，重门平旦开。……红尘扬翠毂，赭汗染龙媒。”

李廓《鸡鸣曲》中，有“才分曙色第三鸣，旌旗红尘已出城。”

又如，日落红尘，张正见《洛阳道》中，有“红尘暮不息，相看连骑稀。”

于武陵《东门路》中，有“东门车马路，此路在浮沈。白日若不落，红尘应更深。”

杨炯《刘生》中，有“剑锋生赤电，马足起红尘。日暮歌钟发，喧喧动四邻。”

日出日落前后，光线最为奇异，云彩是金的，草木是紫色的，飞尘是红色的。所以经常有人将红尘紫陌连用，紫陌，即是草木呈现出紫色时道路的样子：

江总《长安道》中，“轰轰紫陌上，蔼蔼红尘飞。日暮延平客，风花拂舞衣。”

刘禹锡《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中，有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”

红尘滚滚，这个世界上，都是红尘。那么，为什么叫红尘？而不是绿尘蓝尘黄尘呢？

黄尘和红尘象征意义的不同

黄尘不必说了，边疆大漠，尘土飞扬，“黄沙百战穿金甲”，自是一副荒凉景象。而同样的道理，黄尘显然也不是边塞的专利，城市中也有黄尘，也常用在萧索之况：

王勃《临高台》中，有“君看旧日高台处，柏梁铜雀生黄尘。”

卫万《吴宫怨》中，有“句践城中非旧春，姑苏台下起黄尘。”

红尘，正对应早晚忙碌之景象，或者是清早起床便奔忙不停，或者是日暮之时仍不得休息，容易给人以碌碌之感，所以渐渐便加注了纷纷扰扰的内涵，成了人世间的代名词。有些作品中，红尘便开始兼有虚实二义。

孟浩然《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》中，有“珠弹繁华子，金羁游侠人。酒酣白日暮，走马入红尘。”

王建《从军后寄山中友人》中，有“夜半听鸡梳白发，天明走马入红尘。”

蓝尘绿尘不必细说，紫尘玉尘亦无干系。不表也罢。

红尘最早用于描述日出时的景象

红尘一词，最早出现在班固《西都赋》中，也是日出时的景象：“披三条之广路，立十二之通门。内则街衢洞达，阊阖且干，九市开场，货别隧分。人不得顾，车不得旋，阊城溢郭，旁流百廛。红尘四合，烟云相连。于是既庶且富，娱乐无疆。”

这一段的“红尘”，发生在“九市开场，货别隧分”之时，正是日出之时一片忙碌景象。而至于长安城飞尘的本来颜色，也不必瞎猜，却是黑色的。据汉代《三秦记》、《三辅黄图》等书所载：“长安城中地皆黑壤，今城赤何也？且坚如石如金。父老相传云：盖凿龙首山中土以为城，及诸城阙亦然。”

长安城的城墙宫阙略显红色，而且很坚硬，传言是运来了龙首山中的红土造成的，这正说明长安城本无红土。而且，其中明确提到，长安城土都是黑色的（地皆黑壤），所以红尘并不是长安城土的本色，正是日出之赤日映照而成。

红尘并非城市的专利

红尘只与日光有关，它并不是城市的专利，郊陌、乡村亦有红尘：有人讲，城市里是红尘，郊区边塞是黄尘。这是错误的。文学作品中，确实边塞描写经常是“黄沙滚滚”，但那只是一般的景象，早晚时的景象，依然是红尘。如：

谢朓《鼓吹曲之从戎曲》中，有“日起霜戈照，风回连骑翻。红尘朝夜合，黄沙万里昏。”

陈子昂《于长史山池三日曲水宴》中，有“岩榭风光媚，郊园春树平。……日落红尘合，车马乱纵横。”

韦庄《春日》中，有“红尘遮断长安陌，芳草王孙暮不归。”

红尘

就此问题的考证，又有两个解释：

第一，关于景物的颜色，中国诗人向来注重观察、注重接近本质的摹写。名句“白日依山尽”中之“白日”既是如此。

“白日”本是日落景象，常理应为红色，但天气萧索之时，落日也会是白色的，孟郊有诗云，“冬至日光白，始知阴气凝”，正是类似景象。

第二，“红尘”一词，据目前所能查阅的文章来看，当是班固《西都赋》为最早用者。不过，当时“红尘”二字，以表意为主，“俗世”涵义的注入，逐渐形成于唐代。

而宋朝以来，表义也有所扩大——最早“红尘”专指晨昏时的飞尘，后来，逐渐变成与“白日”的固定搭配，便扩大为所有的日间飞尘。

固定的搭配束缚了词语的变化，但形成套路以后，写诗作文会更加顺手，所以专门有进行此类指导的书籍，如我们熟知的《笠翁对韵》，“天对地，雨对风。大陆对长空。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。”

再如《佩文韵府》也曾规定：“玉尘对丹液，花尘对香雾，猎尘对渔火，香尘对甜雪，歌尘对舞汗，曲尘对金粉，六尘对三昧，流尘对聚沫。”

所以文中的考证，以唐代诗文为主，不包括宋代以后的套路式用法。

■文/陈可抒
来源：每日豆瓣